紅樓復夢/0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九回　石羅漢先失後得　角先生移東補西

下一回▶

話說夢玉同紫簫正吃的高興，聽見外面有人問道：「大爺在這裡沒有？」鶯兒忙去一瞧，說道：「是彩姑娘。」夢玉叫道：「彩姐姐，我在這兒。」彩鳳聽見走進屋來。原來這彩鳳因夢玉托他尋訪失物，他應了這件事，隨向江蘋、芍藥要了二三十個小錁子帶在身邊。走到各種，將那跟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來的丫頭們擇其能乾精細的叫了二三十個，領著都到米山堂後身有一帶群房，最是幽僻之所。邀眾人坐下，彩鳳道：「諸位姐姐們，在這兒我有一句話說。方才聽見祝老太太的介壽堂不見一尊大紅昌化石的羅漢，是老太太的一件最心愛東西。還有怡安堂祝二太太那裡，不見三個金爵杯。這園裡竹香梧影山房不見一個羊脂玉東方朔。餘外還不見簪環首飾、椅披衣服等件。

他們這裡人都滿疑心是咱們跟來的人偷去的。本情今日跟的人也有三二百，巧巧的就是今日不見東西，賢愚不等，原難怪人家疑心。若是這件事咱們不替他們查出來，人人都有個賊名兒在身上，再也洗不乾淨。不但咱們見不得人，連咱們的主子也是沒有臉的了。我請諸位姐姐們來沒有別的，咱們趕緊分頭去偵訪，總在垂花門以內，用點心兒尋出真贓實據。那一位尋出來的，我送他一隻三兩重的金鐲子，拿回家可以改得一雙。眾們姐姐都訪出實據來，我每人送一枝金簪子，並不說謊。這會兒先送姐姐們一位一個銀錁做個信意兒，等找出來，照著我說的奉謝。」這二三十個姑娘們七張八嘴的說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說起謝的話呢？咱們都耽著個賊名兒在身上，誰不出心出力的去找，這

東西就算他偷定了。」眾姑娘們一個個紅頭脹臉的都動了氣。彩鳳見他們動了公忿，心中甚喜，連忙將銀子取出來要分與眾人。那些姑娘們說道：「姐姐，你真是可笑，難道咱們只要銀子，不顧臉面呢？你且將銀子留著，等咱們查出來了，要謝誰再謝。」只見跟周太太的一位姑娘叫做紅葉，說道：

「介壽堂的東西，我倒想出個影兒來了。彩姐姐，你給我四個錁兒，我到一個地方去買個線就知道了。」彩鳳道：「很好，這件事就交給你。」說著，交四五個錁兒給紅葉。誰知跟江小姐的姑娘彩蓮說道：「彩姐姐，你也給我幾個，我也想出一條線來，只怕東方朔倒有點影兒。」兩個姑娘說著，都抽身去了。

又有三四個姑娘也要幾個錁子，說道：「我們也去買個線兒，訪問訪問，不知是不是。」眾人道：「咱們訪的有點影兒，在那兒會齊呢？」彩鳳道：「你們有了信兒，只要對我丟個眼兒，仍到這兒會齊。」彩鳳將那幾個錁子交給眾人帶去，彼此再三叮囑，總到這兒會齊。姑娘們應允，紛紛而散。彩鳳也到各處去尋訪蹤跡不提。

且說周太太的紅葉姑娘離了米山堂，心中一路想道：「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我方才在怡安堂站著，看見秀春打介壽堂出來，走的十分急促，我叫他兩聲，他也並不聽見。瞧著他走到院門口遇著三子，兩個人不知搗些什麼鬼！只見三子接了一件什麼東西，趕忙跑進院去，只怕這裡面有點緣故，須得想出一個法兒來套他們的口氣才好。」紅葉一路想著，不覺已到凝秀堂的院門口。走進院去，徑到秀春屋裡來，掀起簾子往屋裡一瞧，並無一個人影兒。紅葉走進去到套屋裡，見靠牆擺著四個描金箱子，都是鎖著，炕對面擺著兩口花梨櫃子，也是鎖著。

紅葉坐在杭上，靠著那折疊的被褥細想主意。想了一會，竟毫無頭緒，心中十分煩悶，倒覺得有些困倦，想著要打個盹兒，就將他被褥上月白單綢的遮塵捲起，拉他被褥下的那個繡花枕頭。使勁一扯，不覺將被褥一齊推倒。紅葉將枕頭取出，趕忙跪在炕上替他將被褥一件一件的堆擺起來。才堆到第二牀被，覺著有一件硬邦邦的東西在被裡，伸進手去取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廣東人事，上面拴著兩條紅綾帶子。紅葉看那品兒不甚文雅，登時面熱心跳，趕忙替他仍放在被裡。又將那一牀松花夾綢被取起來，才要堆上去，覺著裡面也有一件東西。紅葉想道：「又是那件好東西！」由不得心旌大動，覺著一股熱氣直衝了下去，身子甚為鬆快。趕忙將手在裙子裡摸了一摸，誰知那銀紅單綢褲子早已濕透。心中想道：「秀丫頭真該死，是誰給他的這些東西！」伸手到被裡去，取出來再瞧瞧，拿在手裡定睛細看，一個心幾乎要跳了出來，又驚又喜又著急，原來不

是角先生，正是那個不見的大紅昌化石羅漢。紅葉趕忙將手中的汗巾將他包好，拴在裙腰帶上，隨將被褥、枕頭俱替他堆好，走下炕來。才要出去，心中忽然轉了一念，走到炕邊伸進手去，將那個先生請了出來，就將他的紅綾帶子緊拴在褲腰帶上，忙忙的走出院去。轉過影壁，只見多少人在那裡抬點心果碟，又有好些人在那裡領晚間蠟燭。

紅葉趁著熱鬧，就一溜煙兒出了院門。心中又喜又樂，且不去見彩鳳，順著腳東走西走，見那幾個訪信兒的姑娘們，也有拉著個人在那裡交頭接耳說話的，也有走出屋來的，也有站著想心事的。紅葉看見，只做不知，慢慢的走了過去，聽見祝府的姑娘、嫂子們在那裡邀跟來的眾人吃點心。那些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的姑娘嫂子、奶媽老媽兒們，都一群一陣的往兩邊群房裡去了。

紅葉趕忙折到廊下，見有跟鄭汝湘的姑娘碧霄往北院裡出來，手裡抱著一卷東西，滿面飛紅，別著身子飛跑，往如是園去了。紅葉十分詫異，也趕忙隨後尾著進了園門，看見碧宵揀著繞路，竟往米山堂後身去了。紅葉跟著走到屋裡，見彩鳳同著十幾個姑娘們都在那裡笑容可掬的說話。碧霄走到裡面，將抱著的一個藍布包袱放在炕上，忙拿著一把滿金全棕扇子站著不住手的亂扇，嘴裡說道：「熱死我了！」彩鳳們都笑道：

「今日出汗的人多著呢，就是你一個人受熱嗎？」紅葉道：

「你們滿臉笑容，想得著了彩！說給我們聽聽，也好放心。」彩鳳笑道：「人心隔肚皮，真叫人再也想不到。不虧彩姑娘留心，憑你是誰，也找不出來的。」紅葉問道：「攏共攏兒都找出來嗎？」彩鳳道：「光找出東方朔同杯子來，石羅漢還沒有影兒呢。」叫了紅葉到身邊，悄悄的對他說道：「真是可笑，這杯子同玉人兒不是咱們這些人偷的，誰知是戚大奶奶！你說怪事不怪事？彩姑娘在後面院子裡，見外兒瞧見戚家的侯媽蹲在地下包東西，遠望著黃的白的，只當他分的壽桃果子，也全不在意。後來到金鳳姐姐屋裡去，又遇著他一個人兒在那裡捆包袱，左紮右紮的捆個不了，彩姑娘方才疑心這件事有個緣故，原打諒著去找侯媽，同他商量，誰知到金姑娘屋裡去，只有他的丫頭有兒看著屋子。彩姑娘問：『侯媽的衣包拿去沒有？』他說：『在我炕上呢。不知他衣包裡包著些什麼寶貝，一會兒來瞧七八磨兒。才不多一會兒瞧了瞧，這會兒吃點心去了。』彩姑娘就叫有兒瞧著院門，說道：「你遠遠瞧見侯媽來，你就趕忙咳嗽，我倒要瞧瞧他衣包是些什麼寶貝。』將他的衣包解開一看，誰知杯子、人兒，還有兩件玉器、十幾雙牙筷、六個銀羹匙、兩個銅碟子都在包裡。彩姑娘攏共攏兒都拿了出來，將他的包兒照著給他包好。這不是炕上堆的都是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」紅葉道：「碧妹妹的那一包又是

什麼？」碧霄道：「我也不知是什麼，在北院裡海棠姐姐的炕洞裡，不知是誰的。我拿起來瞧見裡面有繡花東西，我就連這包兒拿來，你們解開去瞧罷。」於是，眾人七手八腳的解開包袱來看，果然三個滿繡椅披，兩把銀壺，一把鑲銀筷子，一匹大紅綢彩，一柄湘妃竹白紙畫碧桃花的扇子，大紅穗子上一個羊脂玉的連環雙喜，還有一串赤金的牙籤，三事拴著兩個大紅打金子兒的檳榔荷包。

還有幾件紗裙、紗襖。眾人笑道：「這不知是誰的？」彩鳳道：「咱們也別管他是誰藏的，只要將金爵杯同玉人兒拿著去交給玉大爺。餘外的東西一箍腦兒都交到垂花門，等著查大奶奶、槐奶奶去查，是那兒失去的，還歸在那兒就完了。只是還有一件最要緊的東西倒找不出來，這怎麼好呢？」紅葉笑道：「許下的金鐲子拿來，馬上就有東西。」彩鳳笑道：「許過的一點兒也錯不了。」紅葉拉著彩鳳對著耳朵笑說了一會，彩鳳又驚又喜。紅葉在裙子上解下來遞與彩鳳，眾人看見都一齊大樂。

彩鳳道：「我將三樣拿去交給玉大爺。紅姐姐，你們將這些東西都交到垂花門去。等我對玉大爺說明白了，再謝你眾人罷。」

紅葉笑道：「你對玉大爺說，要好好的謝謝咱們才得呢。」彩鳳笑道：「那個自然。你將汗巾兒借我包著，一會兒還你。」紅葉道：「你也照著我拴在裙子上，將這個玉人兒也藏著，再將手巾包著這三個杯子，人家也瞧不出是個什麼。」彩鳳依著他包好，說道：「我去找玉大爺，你們也到垂花門去見查大奶奶們交代東西。」眾人應允。

紅葉笑道：「還有一件寶貝，也給你們瞧瞧。」說畢，將衣服掀起，眾姑娘瞧見，一個個面紅心跳，笑的要死。彩鳳笑道：「你要死了，那裡去找出來的？還不快些擲掉了！」紅葉笑道：「就是他的，我自然有安置他的地方。你們都別言語。」說罷，眾姑娘笑著一齊都散了米山堂。

不說眾人到垂花門去。單說彩鳳到了怡安堂，問那些聽事的嫂子們，知道大爺到承瑛堂去了，他就趕著往介壽堂來。看見三多同幾個姑娘、嫂子們站在甬道上說話，彩鳳問道：「大爺在這裡嗎？」三多道：「在紫姐姐那邊。」彩鳳聽說，竟到紫簫院裡來，鶯兒打起簾子讓他進去。夢玉下來讓到炕上去坐，叫鶯兒添副杯筷。紫簫道：「我讓彩姐姐到這兒來坐。我本來才吃了面，任什么兒也嚥不下。」彩鳳道：「何苦呢！我不來，你們兩口兒吃的很熱鬧，這會兒我來了，你就吃不下，明擺著是多嫌我。我倒去罷，讓新大奶奶陪姑爺吃酒。」說著，轉身就走。

紫簫一面笑著，將他抱住推到炕邊，仰身按倒，自家壓在他的身上。夢玉笑道：「紫姐姐，你看碰著刀傷。」彩鳳正笑的氣也喘不過來，說道：「你聽聽，你漢子疼你呢。」紫簫越發使勁的格肢，彩鳳極口的央求行饒，才放他起來。頭也鬧散了，花兒朵兒掉了一炕。彩鳳道：「這是何苦來呢！將人家的頭也鬧散了。」紫簫叫鶯兒將梳盒子端過來，叫彩鳳坐著吃酒，他跪在背後給他梳頭。

彩鳳對夢玉道：「承委之事，幸不辱命。」夢玉聽了大喜，忙止住道：「你且慢說，等我先敬你一杯。」說著，趕忙將面前的一個瑪瑙杯子滿滿斟一杯，親自送到彩鳳口邊。彩鳳那裡肯喝，夢玉跪在炕上不住的央及，彩鳳只是不喝。紫簫笑道：

「這小蹄子，明日一等一的會磨男人。」彩鳳笑罵道：「紫丫頭，你別得了意，嘴裡浪著混說。等著我撕你的嘴！」一面笑罵，就著夢玉的杯子一口飲盡。夢玉又揀點子菜遞在他口裡，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東西都得了沒有？」彩鳳笑道：「要緊的都得了。」夢玉道：「凡是外來人拿去的，姐姐都不用說出名兒姓兒來。若是咱們家裡人拿去的，姐姐只管說，咱們也好知道知道。」彩鳳笑道：「人家都說你做人好，真個一點不錯。我攏共攏兒都不說罷，將東西都交給你。別的罷了，就是彩蓮、紅葉、碧霄他三個人要謝謝，全是他們的大力。你這雙鐲子，也交還你，該應怎麼謝法，你各自各兒去謝。」說著，將身上、手上的都取下來。

夢玉笑道：「且將別的丟開，你到底說咱們家裡有誰在內？」彩鳳道：「說出來叫你們都要臊死，還是你們的好朋友呢！」紫簫對著鶯兒道：「你到廚房去對辛嫂子說，叫他用好湯下一碗細粉來，是我要的。快去！」鶯兒答應著去了。紫簫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彩鳳笑道：「是你們眼面前的傲人兒。」夢玉道：「到底是誰？好姐姐，你快些說罷！」彩鳳道：「說起來也實在可笑，是凝秀堂的人，你們猜是誰？」夢玉笑道：「若是凝秀堂的人，只怕是他。」紫簫道：「我也猜著一個。」彩鳳道：「你們都別說破，各人寫一個字，我瞧瞧看是不是。」紫簫道：「讓我先寫。」就拿著抿子柄兒在彩鳳手裡寫一個「秀」字。彩鳳對著夢玉道：「他的有了，你也寫個，我瞧瞧。」夢玉拿著筷子蘸著酒，在桌上也寫一個「秀」字。

彩鳳大笑問道：「你們兩個怎麼這樣猜的准！真是一張牀上不出兩樣的人。這才是同心同意，像個夫妻。」紫簫抿著嘴兒笑道：「別說是這點，就是你的心兒肝兒裡面的事，我也一猜就猜著。」彩鳳道：「你猜我心裡想什麼？」紫簫道：「我猜著你心裡想

著嫁人。」彩鳳紅著臉掉過身來，照著紫簫啐了一口道：「不害臊的，誰像你想瘋了心的想呢！」夢玉笑的拍掌打手的說道：「我替彩姐姐罰他一杯。」說著，忙自斟了一杯送到紫簫口邊，紫簫也一口乾了。彩鳳笑道：「今日才做親，就是這樣心疼！」紫簫正要打他，只見三多、吉祥、江蘋一齊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彩姐姐，這會兒怎麼又梳起頭來？」彩鳳笑道：「新大奶奶將人家的頭都鬧散了。」三多道：「你們在這裡樂的要死，咱們是只剩了上吊呢！」夢玉道：「三位姐姐還不快些謝謝彩姐姐呢，都替你們找出來了。你們瞧瞧，這不是嗎？」三多們瞧見，登時大樂，趕忙向著彩鳳拜謝道：

「好姐姐，真是我們的救命星兒！怎麼個謝你？」彩鳳道：「不用謝我，倒是紅葉、彩蓮、碧霄他們三姐妹兒，必得謝謝才是，全是他們三個找出來的。」吉祥道：「咱們怎麼個兒謝呢？」夢玉道：「不要你們費心，我寫個條兒，打了花押，江蘋姐姐拿到荊姨娘那兒去取三副姑娘們帶的金鐲子來，送那三位姐姐。我的一雙鐲子送彩姐姐。」彩鳳道：「拉倒，我一點兒東西也不要，別折掉我的這點福氣。快收起來！倒是謝謝他們三位是正理。」夢玉到紫簫屋裡寫個帖兒，畫了花押，叫江蘋去取鐲子。

紫簫給彩鳳梳完頭，到屋裡淨手。鶯兒同著老媽兒送了粉湯來，一面收拾梳妝奩具。紫簫說：「我去瞧瞧老爺，照應晚上的參湯飲食，安排妥當我就到秋水堂去。你們將這些東西也各人拿去，務必小心，別要再叫人偷去，加意的照應。過了這五六天平安無事，就是咱們的福氣。等著過了這熱鬧，咱們出個公分兒敬敬神，就便請請彩姐姐們這幾位，別叫他們笑話咱們不夠朋友。」吉祥道：「紫姐姐的話很是。方才查大姐姐們叫人四下裡都知會過了，各處都要加意小心。又添派好幾位有年紀的大奶奶們，分在各處照應。我瞧著倒可以放心。」紫簫道：「很好。就叫鶯兒去將紅姑娘、彩姑娘、碧姑娘都請來，等大爺面謝。大爺同姑娘們出去之後，你小心照應著屋子，早早的點上蠟。」紫簫說畢，辭了他們，帶著鶯兒一同出去。三多道：「咱們拿了東西也去罷，等著他們三個來了，再來謝他。」吉祥道：「很是。這三個杯子，也替江妹妹帶了去，人兒也給廖嫂子送去，省得他急的要死。」彩鳳道：「姐姐們說的很是。」於是，三多們將手巾留下，只拿了羅漢、爵杯、東方朔三件東西去了。

夢玉過來拉著彩鳳的手替他帶上金鐲，彩鳳道：「我沒有你們府上這些姑娘們的福氣，帶著不配，你且留著，我慢慢領你的情罷。」夢玉道：「這又算什麼？等著我還要送姐姐些東西呢。」彩鳳道：「你等著十月裡再送我罷。」夢玉道：「姐姐十月裡有什麼事？」彩鳳徹耳根通紅，抱著夢玉對著耳朵輕輕說道：「我十月裡要出門。」夢玉不懂，忙問道：「姐姐你出門到那兒去？」彩鳳臉都脹紫了，對著耳邊道：「出嫁。」

夢玉點頭，輕輕問道：「你姐夫是做什麼的？」彩鳳道：「他原在賈府裡跟什麼寶二爺的，後來又跟了幾年外官在門上，很發財。我是舅舅做的媒說給了他。這新近有了書來，說十月間要回來做親，我趕九月裡也就要出去。等我過去了三天，我叫他親自來請你。」夢玉點點頭，還要問下去，只見江蘋拿著三雙鐲子進來說道：「荊姨娘說鯽魚背的都沒有了，拿了兩副紐絲、一副蒜苗梗的來，問大爺若是不合式，再叫人到長泰樓去取三雙來。」彩鳳道：「這就很好，倒別費事。」正說著，紅葉、彩蓮、碧霄同著鶯兒都一齊進來。夢玉、彩鳳同站起來，夢玉道：「姐姐、妹妹們費心，我實在很過意不去。每位一雙鐲子不過遮臊，等著慢慢的再謝姐姐、妹妹們罷。」江蘋道：

「本該我們拿出來謝才是個道理。這會兒大爺替咱們先謝，等過這幾天，我同著三姐姐們再謝諸位姐姐、妹妹們罷。」紅葉們那裡肯要，再三推辭。彩鳳道：「依我的意見，竟領了玉大爺同諸位姐妹兒的情罷。」於是，紅葉們各人收了一雙。

夢玉又叫鶯兒去取一壺酒來。江蘋有事先去。夢玉拉著他們這幾個坐了一炕，吃的十分熱鬧。彩蓮道：「我方才見戚大奶奶拉著陶姨娘在那裡不知說些什麼，只聽見陶姨娘說，要過幾天才有呢。戚大奶奶說，實在這三幾天就要起身，今日必得是要。我瞧著他很央及陶姨娘。我正聽著說話，鶯兒來找，我就到這兒來了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他們說的事我知道的。咱們喝酒，不用管他。」紅葉道：「今日散的早，我聽見太太們吩咐不必上燈。這會兒已經催著上席。本來這樣的長天又熱，我瞧著太太們都鬧乏了，早些兒散，也讓本家的太太們歇歇，接連著的辛苦是當玩的？」夢玉道：「還有六七天熱鬧呢。」彩蓮道：「咱們姑娘同鄭姑娘，老太太留著幫忙不叫回去。老太太說，照著去年住半年才許回去。」夢玉道：「你們太太應了沒有？」碧霄道：「有什麼不依。」夢玉歡喜道：「咱們又好熱鬧。」紅葉道：「咱們也不是說閒話的時候，你也該出去照應客人，別叫二老爺一個人兒張羅。魁大爺也進來了好一會，不知出去沒有？」夢玉道：「他倒為什麼不來找我？」紅葉道：「他同著咱們這些小爺們有二三十位東走西逛，我方才來的時候，你們這位魁大爺正同著丹桂姐姐在那兒圍著一堆，很熱鬧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魁兄弟的性兒再也摸不著他的，他又另是一樣的脾氣。」彩蓮道：「魁大爺同咱們姑娘、鄭姑娘們都說得來。」只聽見外面一人接道：「我也說得來。」眾人嚇了一跳，忙瞧是誰，原來是楊華的媳婦，笑嘻嘻走進來。紅葉道：

「我說那裡來的這個美人兒，原來是你。」彩鳳道：「楊嫂子本來是這裡一等一的腦兒賽。」楊嫂子道：「我來找大爺，並不是來同姑娘們賽臉蛋兒。我若是長著好腦袋，

也陪著大爺喝個酒兒逗個趣兒，身上的鍾兒、表兒、金鐲子兒全有了。因為長成人倭瓜樣兒，巴結不上大爺，連大爺的屁兒咱們還夠不著聞的分兒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又沒有招著你，為什麼連我也拉在裡面？這是不依的。」說著，跳下炕來將楊嫂子一把抱住，推到炕上。眾姑娘一齊幫著將他按翻，碧霄、彩蓮騎在他身背上，紅葉、彩鳳將他銀紅介地紗裙掀起，夢玉拿著手掌在他屁股上打，耳邊聽見有人叫道：「請大爺呢。」夢玉聽了，趕忙對著紅葉道：「我去去再來。」說著，飛跑去了。彩鳳將楊嫂子的桃紅單綢褲子扯開，在那像羊脂玉的屁股蛋上一面打著一面問道：「你還雀薄我們不雀薄呢？」楊嫂子又笑又罵又央及。

五個玩笑了一會，幫著鶯兒收拾桌上，諸事完結，又叮囑幾句，叫他照應屋子。然後眾人一齊出了院門，順著迴廊走出承瑛堂大院門，繞過影壁往西一轉，上了介壽堂卷棚下東台階。

見三多們都坐在那裡，見他們來起身讓坐。

紅葉道：「你們在這裡坐坐，我去瞧瞧再來。」說著，走下中台階，在甬道上一路慢慢的逛出去，心中想了一計。走出院門才到怡安堂，此時大院子裡同兩廊下無處非人，兩邊聽事房同群房裡面倒像是又擺晚飯的樣子，凝秀堂南邊廚房門口人都擠滿。紅葉走甬道上順著西沿兒過了棗桂堂、集瑞堂的院門，又過了大茶房。那些群房門口姑娘、嫂子們站的蹲的、坐的走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轉過景福堂進了海棠院，走過山子後身，來到金鳳屋裡，有兒坐著打盹兒。紅葉叫道：「有兒，你姑娘不在屋裡嗎？」有兒驚醒，見是紅姑娘，趕忙站起來說道：「才在屋裡擦了擦身，換換衣服又去了。」紅葉道：「戚大奶奶的那個包袱拿去了沒有？」有兒道：「真怪繁的。侯媽又不拿去，擱在我的炕上他又不放心，倒像誰要偷他的什麼。」紅葉笑道：「咱們別管他的閒事，我到你姑娘這裡來吃冰水兒。」有兒道：「現成，方才姑娘也喝了兩碗玫瑰醬的酸梅水兒。」紅葉道：「我不要這個，你替我到朱姨娘那裡去要半杯的櫻桃醬來。」有兒答應著，拿個蓋杯出房去了。紅葉趕忙將褲腰上的那個東西解下，急忙忙跑到有兒屋裡，坐在炕上，將這東西替他塞在包袱裡面，抽身出來，站在台階上等了一會，有兒取了櫻桃醬來，同他走到屋裡吃冰水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夢玉跑出屋來，見是垂花門聽事的張嫂子說：「外面來請大爺呢。」夢玉聽說，飛跑出去，到垂花門外。金定說道：

「三舅老爺差了一個包程腳子送書子來，老爺瞧了，叫請大爺說話。」夢玉問道：「老爺在那兒？」金定道：「在三如閣。」夢玉趕忙走夾道，穿過崇善堂進了意圖，過了老人石、有竹山房、春水綠波、香雨齋、二米堂、小香雪梅、拳石軒、綠雲堂、皆可亭、杯水堂，過了可渡橋，轉過芥舟、如是齋到三如閣。見祝筠同著幾位親戚老爺在那裡說話，瞧見夢玉說道：

「你三舅舅專差包程腳子來叫你趕著到金陵去交代賈府的房子，賈二太太已經回贖了房子，又幫你三舅舅二千兩銀子。

來的腳子是限日回去的，不能耽擱。我想你也辛苦不起，倒不如明後日到船上去靜養幾天。老太太的大慶有松大叔同你姑夫照應，很用不著你。進去請老太太示下，看老太太怎麼吩咐。」

夢玉答應出來，進垂花門徑到富春閣。此時早已上席，即走至祝母身邊，各位姑娘們瞧見齊身站起。祝母問道：「外面都上了席嗎？」夢玉道：「各處都上了席，剛才二叔叔叫去說，三舅舅快要來了。」就將金陵贖房之事回過一遍，說請老太太示下。祝母聽說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這事也不可耽擱，你在家也實在辛苦不起，下船去倒可以養養身子。過了明日去罷。叫媳婦們明日給你收拾，後日起身。」夢玉連聲答應。吉祥道：

「姑娘們站了好一會，伺候著呢。」祝母四面一看道：「哎喲！我只顧同夢玉說話，倒忘了各位姑娘還站著呢。夢玉快過去，給姐姐、妹妹們斟杯酒，道個乏。你就去回二叔叔的話，說我叫你後日起身。」夢玉答應，先敬老太太的壽酒，就到四面席上各位姑娘都敬一杯。辭過下來，到秋水堂各位太太們席上斟過酒，就將後日起身之事稟了石夫人。芳芸道：「明日很可料理收拾，你再辛苦兩日，船裡很可靜養。」夢玉答應，又往景福堂稟了桂夫人。席面上俱敬過酒，轉身至意園回了二叔叔的話。祝筠道：「很好。竟是後日起身。」此時，內外席上俱趕著上菜。因知道本家連日辛苦過乏，剛到上燈時候，內外紛紛席散。各家姑娘，是老太太留住幫忙不叫回去，他們也要送夢玉起身。席散之後，都到介壽堂請晚安。祝母吩咐，老爺、太太們都過於勞乏，各人安息，不必問安。祝筠同桂夫人也實在乏極，聽見這個信兒，夫妻兩個無暇料理家政，忙俱安寢。吩咐一切人等俱免請晚安。此時石夫人、梅姑太太、鞠太太俱各安寢。

只有那些姑娘們拉著夢玉們一班兒，先到芳芸屋裡去鬧新房。誰知道芳芸大病新好過於勞乏，一會兒頭疼發熱病將起來，支持不住，只得讓他睡覺。又到紫簫屋裡來，商

量著要鬧他一夜。眾人走進屋裡來，看見紫簫躺在炕上哼哼，夢玉、海珠忙問道：「你又仔嗎哼哼？」紫簫道：「先前同彩姑娘在炕上頑笑，將刀傷口掙破出了好些血，手都發腫。」夢玉大驚說道：

「讓我瞧瞧，別傷了風，是不當玩的。快些請外科來瞧。」紫簫道：「何苦呢！又來大驚小怪的。剛才我又上些八寶散，一會兒不疼，他自然就消腫，這也犯得上請外科來瞧！」眾人甚覺好笑。

鄭汝湘道：「咱們的來意是要鬧新房，誰知兩位新人病的病，疼的疼，叫咱們鬧不成，白碰釘子吃個大乾兒，咱們只好鬧鬧秋姑娘。你倒先說明白，是那兒病，那兒疼，那兒腫？別叫咱們再碰釘子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我也不腫，我也不病，我也沒有屋子。諸位姑娘、太太愛在那兒鬧，就在那兒鬧。」諸位姑娘道：「真個秋姑娘的新房是在那兒？」夢玉笑道：「我還沒有打聽。」海珠道：「真個的，姨娘們怎麼倒忘了這件事？」掌珠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你聽我說。」不知掌珠說個什麼道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